



石嘴山市成立50周年系列丛书

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

小说卷

陈勇◎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

小说卷

陈 勇◎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 小说卷 / 陈勇主编.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620-727-7

I. ①石… II. ①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石
嘴山市—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I218.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010号

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 小说卷

陈勇 主编

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佐红
封面设计 冯艳青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石嘴山市青年印刷厂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5049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50千		印数	1000册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20-727-7/I·126			
定价	58.00元(共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编委会

主 任 马 波

副主任 李文华 张柏森

委 员 刘 平 雍进成 温福安 王跃英

赵和平 陈 勇 马丽华

主 编 陈 勇

副主编 马丽华 许月霞

编 校 沙俊清 宋希元

谨以此书献给
石嘴山市成立 50 周年

序

中共石嘴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文华

50年风起云涌,50年花开花落,石嘴山市沐浴着时代的风雨,走出了50年的坎坷,也走出了50年的辉煌。

50年来,石嘴山市的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新型工业化山水园林城市迅速崛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石嘴山市的文学事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门类到多门类共同发展繁荣的光荣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文学人才辈出,文学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些作家的作品走出宁夏走向全国,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为石嘴山市的文学事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近年来,我市作家创作的如《金羊毛》《菊花醉》《家事》《黄龙川》《养女》等一批厚重、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陆续问世,在区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市一些有潜力的中年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作品在国家级刊物频频露面,有的获国家级奖励,有的获省级奖励,有的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显示出一定的创作活力和潜能。

在石嘴山市50大庆来临之际,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心潮激荡。我们需要总结的事情很多很多,继往开来的任务也很重很重。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考,《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既作为庆祝石嘴山建市50周

年的献礼,又作为文学界回顾和总结已有的成绩与经验、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形式之一,就显得十分有意义。《石嘴山市文学作品集》共两卷,含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收入近40位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曾获得国家、自治区、市级奖励,一部分曾获得刊物和部门奖励。比较引人注意的是,这套丛书收录的作品中,其作者相当一部分都很年轻。这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石嘴山市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几代人共同协作、携手共进的结果。老作家言传身教,青年作家谦虚好学,构筑了石嘴山市文学进步的基础,这也是我市文学事业繁荣的优良传统,需要继续发扬光大。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这就要求广大文学作者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培育自己,着力反映改革和建设的生动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表现全市人民建设石嘴山、勾画未来的精神风貌,激励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而为加强石嘴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以此为序。

目录

序	李文华 001
固守家园的母亲	陈 勇 001
都是吃狗闹出的事	陈 勇 016
风之浴	马丽华 047
筏子客的女人	马丽华 061
舅舅的土屋	张玉秋 068
大漠骗匠	李万成 075
最后的猎手	李万成 100
一头雾水	郑 正 110
柳树梢上的弯月	李晓林 122
农民工老张	杨军民 133
山野	娄天木 142
芝麻开门	黄清海 171
一路上有你	宋希元 182
夜色无味	宋希元 204
星星点灯	白远志 234
栀子花开	颀 安 249
出了毛病	焦艳华 261
午夜羔羊	吴会平 290
从头再来	王 波 322
手心手背	马跃川 328
我医好了谁的伤	樊月凤 333

固守家园的母亲

陈 勇

母亲备了一大堆干粮,执意要走新疆。

我和姐姐极力相劝,我们说,妈,你要真走的话,多带点钱就行了,火车上啥吃的买不来呢?带这么多的熟食,多麻烦!再说,天热,搁两天就馊了。

母亲说,能省就省点,听说火车上的东西贵得很,咋能花销得起?

母亲又找出了多年前父亲用过的一个军用水壶(我们这里叫水别子),要带着上路,用它来喝水。

我说,妈,这东西早不时兴了,你再用它,别人会笑话的。

母亲说,时兴的东西,大都是个样子货,不实用,这别子既能装水,又不怕摔,好着呢!

母亲念叨着要走新疆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但一直未能如愿。今年的这个暑假,我已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姐姐两年前就已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暑假回家探亲,没啥要紧事做,闲在家,能煮煮洗洗操心我们吃喝了。母亲就是逮住这个机会,要走一趟新疆。可这不是走新疆的时候。酷暑烈日,茫茫戈壁,母亲瘦弱的身躯,哪经得住那烈日的暴晒?我们把这些道理讲给母亲听,还搬出“木乃伊”说服她。我们说,妈,你知道新疆那地方有多热吗?人若热死在戈壁滩,一天就被晒成干尸了,啥叫木乃伊?木乃伊就是被晒干的干尸。母亲不信,一个劲摇头。母亲说,你们别编瞎话吓唬我,照你们这一说,那新疆的人全都热死了,可人家为啥都活得好好的?我们劝不住母亲,又不放心母亲,就提出要走全家三人一块走。离开学还有四十天,四十天走趟新疆足够了。可母亲说,钱呢?你们能从地下挖出几千块钱来,我就让你们跟我一块走。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流露的是无奈和辛酸。我和姐姐再无话说。是呀,走一趟新疆,去去回回不花个千

八百元是不行的,母亲为了省钱,连个喝水杯都舍不得买,别说再增加两个人的远途消费。况且,我们还面临着上大学的学费问题。我们即使把全身的血抽干,也换不来那么多的钱。

母亲是被迫走新疆的。

母亲到新疆是为了找回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十年前就走了新疆。

父亲走新疆的时候姐姐八岁,而我,才是个刚刚能记事的六岁顽童。

而我们的父亲,却不顾我们年幼体弱,丢下我们只身去了新疆。

父亲远走新疆的起因,是因为他无数次地跟母亲吵架。父亲嗜赌。听母亲说,父亲一进赌场就不是他自己了,不把身上所有的钱赌光不回家。对于父亲的赌,母亲一开始是好言相劝。母亲说,你这人勤快,能干,我服你,你看咱们搭的那个蔬菜温棚,比村里谁家的都好,比谁家都能赚钱。我想,咱们守着这温棚,有能力的話,再逐年扩大一点,日子会红红火火过下去。庄稼人不图别的,就图个安分,图个富裕,只要你别往赌场跑,我就知足了。

母亲说得不无道理。咱们这里是川区,又有黄河水浇灌土地,年种年收。仗着这优势,村里又率先搞起了温棚蔬菜,光景虽说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压根儿不会穷,只要父亲安分守己不贪赌,我们家的日子还算殷实的。

但父亲不听。父亲说他玩赌的目的是想尽快赢得一大笔钱,有了钱,就把全家搬到城里去。父亲总是说,乡下的日子,有啥过头,当农民再富裕也是个农民,这种日子他是过够了,他想过城里人的日子。

母亲劝不转父亲,后来就发展到争吵,再后来就变成了打架。在又一次争吵打闹之后,父亲说,这个家容不下我,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母亲赌气说,你走,走得越远越好,走了再别回来。父亲的出走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若干年后我读那句名诗,往往就读成了“风萧萧兮黄河寒,父亲一去不复返。”

父亲出走,母亲最初不以为然,相信过不了多久父亲就会回来,出走只不过是赌气而已,就跟她赌气骂他一样。父亲数年不归,母亲就后悔了,后悔不该骂那样刻薄的话。再后来,就由悔变成恨了。母亲说没见过世上有这样黑心的男人,老婆可以丢下不顾,亲生骨肉怎么能不顾呢?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恨得牙关紧咬,从胸腔迸发的烈火把两个眼球烧得通红通红。

这回,母亲是铁了心要去找父亲。

母亲说,你们的老子就是死在外头,我也要把他的尸骨找回来。

面对母亲,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母亲乘火车上路的那天,我和姐姐都到车站送行。在站台上等车的那一刻,我们还向母亲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那句老话:到了新疆,你哪儿也别去,就在乌鲁木齐找。父亲肯定是在乌鲁木齐,因为他向往大城市,他不可能跑到新疆的乡下或小城镇去。到了乌鲁木齐就去找公安局或民政局帮忙,千万别瞎闯……母亲一个劲点头,说记住了记住了,让我们放心。

我们怎能放心呢?千里迢迢,人海茫茫,母亲这一去……我们的母亲,此时已是两鬓染霜、双腿打弯的人了,站在毒日头下宽阔的站台上,显得那么微弱、渺小,一副不禁风雨的样子。

火车载走母亲的那一刻,我们姐弟俩相拥而哭。我们的身躯在烈日下像被寒风袭击了一样颤抖不止。

我们已经失去了父亲。

我们害怕再失去母亲。

母亲走了,我们的心悬起来了。

在这个难熬的暑假,我们无心读书,也无心下地。我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母亲能不能找回父亲?我们想象着,作出了许多假设,但又一一一推翻了。及至后来,我们对母亲找回父亲已不抱一丝希望,只企盼母亲平安归来。

以往,我们对电视播放的天气预报不屑一顾,自母亲走后观看天气预报成了“必修”的科目。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乌鲁木齐。我们的心绪随着乌鲁木齐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希望那地方每天风和日丽,气温不冷不热。但那地方老刮风,这就让我们担忧了。这天,预报说那地方又刮大风,姐姐就长长叹了口气说,不会再刮沙尘暴吧?

姐姐说出“沙尘暴”三个字时,我的心不由得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同时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上的伤疤。我脸颊上的伤疤是沙尘暴留给我的永久纪念。要不是母亲,那场沙尘暴可能就要了我的小命,想起就有些后怕。

那是父亲离家出走半年后的事。父亲头年秋天出走,沙尘暴是翌年春上肆虐的。父亲走了,母亲一如既往地侍弄她的温棚。母亲在温棚劳作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待在温棚里。我喜欢温棚那早早开放的黄瓜和西红柿秧上的黄色花

朵,喜欢太阳隔着塑料薄膜照进温棚暖融融的光线。我在温棚撒泡尿玩泥球,或拿根棍子捅蚂蚁洞,玩累了,就背靠着墙照着暖融融的阳光睡上一觉。我睡着时,母亲会给我身下铺上一个厚厚的蒲草帘子,在身上盖上一件棉毯或衣服,以防我身下受潮身上着凉。父亲的出走加重了母亲的劳动量,她每日必须干到天黑才回家,中午饭也不回家吃,就着凉开水啃一块饼子了事。

那天的沙尘暴是从下午开始肆虐的,事前连一点征兆都没有。也许有征兆,只是母亲光顾埋头劳作没有发现罢了,等到发现了,温棚内已是一片昏黄,风把顶棚和阳面的薄膜吹得一鼓一鼓并扑哧扑哧发出巨大的声响。母亲惊呼一声哎呀不好,接着就往棚外跑。她是跑出棚外爬上棚顶去放蒲草帘子。种温棚蔬菜,挂蒲草帘子是必不可少的工序。黄昏来临,将卷放在棚外墙沿的帘子一一放下,厚厚实实遮住薄膜,一来保住白天阳光投给棚内的气温不致流散,二来避免夜晚的强风刮破薄膜。清晨日出,再将帘子一一卷起。此时母亲上棚顶放帘子,自然是为了挡住那乍起的猛风。而那时的我,身上正盖着母亲的一件衣服沉沉大睡。是母亲的那声惊呼惊醒了我。我惊慌爬起,看到棚内一片昏暗,一时不知这世界怎么了。继而,我听到了呼呼的风声,同时看到棚顶的帘子一张张放下,而帘子每放一张,棚内便黑暗一层。我被这黑暗吓昏了头,急得喊爹叫娘哇哇大哭。我听到母亲在棚顶对我喊叫:“石头,别怕,就在棚里待着,你可不能出来,千万不能出来……”母亲的喊声近在头顶,我听了似在天边。我不晓得母亲的声音是被风刮远的。我弄不懂母亲为啥不让我出棚。她越不让我出棚,我越是想跑出棚去。我害怕黑暗。黑暗越来越重,我的恐惧也越来越重,顶棚的帘子每放一张,我的头上就像被魔爪狠抓一下。我撒腿跑出棚外。

跑出棚外的我呼一下就被大风刮了个跟头。我不晓得世上还有那样大的风。那根本就不是风,而是魔鬼的巨掌,那巨掌把我一推一个跟头。当我从地上爬起欲钻进棚时,风推着我直往前撞去。我像一片残叶,被轻而易举地推到了棚侧的一棵树上。我的额头撞着树干的时候,我还未听到那响亮的咚的一声响,就昏迷过去了。

如果单单是额头撞着了树干,那倒不要紧,顶多撞个脑震荡,受点罪缓两天就会好的。可偏偏那树干上有个三寸长短手指粗细的干硬的枝茬子,那枝茬子在我的额头撞树前,便毫不客气地抢先一步捅穿我的脸颊直插到嘴里,连舌根也给捅破了。

我被撞得失去知觉，恐惧也从身上飞得没了踪影。可我的母亲却为我遭了大罪。她听到我撞树时哎呀一声喊，慌得一骨碌从顶棚上跌下地来。她跌下地来未及起身，滚爬到树下将我抱起。她抱起我时那枝茬子还横在我嘴里，她抱不动我，方才发现我的脸颊插进了东西。她把我的脸颊从枝茬子上拔出，我的面目早被血染得一片模糊。母亲当时就吓得昏厥过去。她从昏厥中醒来，抱着我，在满天风沙中疯跑狂颠，嘴里一边喊着：“救救我娃，叔叔大爷们，快来救救我的娃……”

此后，是一辆四轮手扶送我上县城医院的。那是邻居王三虎的手扶。王三虎的手扶顶风冒沙跑了整整两个时辰才到达医院。王三虎说，搁平时，半个时辰就跑到了。那天的风阻力太大，有几次上桥坡，差点就把手扶掀翻了。那天沙尘的浓度很重，三米开外不见路面，人的眼也被沙粒打得睁不开，手扶只能蜗牛般慢慢爬行。

母亲抱着我进了医院，只要一看见穿白大褂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扑通就给人家跪下了，双手托着我，大呼：“医生，快救我的娃，快救我的娃……”

其实，我的伤并不重，医生洗净我脸上的血，里外缝了几针就算好了。问题是我流血过多。我昏迷不醒的原因就是失血过多。流在我嘴里的血，小部分顺着嘴角流了出来，大部分被我咽到肚里。医生替我检查时，说我的肚子胀得鼓鼓的，用指关节一敲，嘣嘣响。医生对我母亲说，这孩子要马上输血，再不输血，命就难保了。母亲一听吓坏了，又连连给医生叩头，求他们快输。可医生说医院没有现成的血。母亲说那就抽我的血，抽多少都成，哪怕抽干也成。

医生就只好抽母亲的血。母亲把胳膊伸出让护士抽血时，那位抽血的年轻护士却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一张由于惊愕而张大的嘴巴半天未能合拢。护士说，不对劲呀，你的胳膊怎么拧了个，是倒长着的。母亲听了还有点生气，说护士胡说呢，她的胳膊历来好好的咋就长倒了？护士说，不信你看，你看看你的胳膊是不是倒拧着。母亲这才不相信地看了眼自己的胳膊，一看果然是倒拧着的，她试着拧了一下，却无济于事，再一拧，一种剧烈的疼痛袭击得她不由得皱眉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自己的胳膊有了毛病。护士喊来医生检查，医生在倒拧的胳膊上捏了捏，断定母亲的胳膊早就断了，断在胳膊肘下端。母亲事后细细回想，觉出是从温棚顶上摔下来时折断的。

我无法想象，断了胳膊的母亲，是如何把撞昏的我从树下抱起，又如何抱着

我四处求人，又一路抱着我来到医院。在这所有的“抱”中，她的断臂肯定是拧过来又拧过去，这种“拧”将产生多大的疼痛！然而这一切，母亲却全然不知。焦虑的母亲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创造”了忘却自身剧痛的奇迹。

我可怜的母亲啊！

都是因为沙尘暴。可恶的沙尘暴。

尽管母亲做了极大的努力，我们的蔬菜温棚还是没能保住。恶风把一切都毁了——掀飞了蒲草帘子，将塑料薄膜撕得七零八落，开花的西红柿秧和黄瓜秧也在一夜之间被冻死了。

几乎全村的蔬菜温棚都遭了这样的厄运。

遭厄运的还有树，一些高大的树被拦腰折断。

还有村人的羊被风刮得下落不明。

灾后，母亲胳膊上挂着绷带重建温棚。看着一只手劳作的母亲，我和姐姐不知哭过多少回。我们劝母亲不要再建温棚了。我们害怕再刮沙尘暴。母亲说，不建温棚，你们穿啥、戴啥、吃啥，你们还念不念书？你们的老子不管你们了，管你们的只有这温棚。

是的，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母亲搭建的蔬菜温棚，确实是养活我们的财富之棚。棚里一年四季蔬菜常青，换来的钱供我们吃穿用度。而最重要的是，它保障了我 and 姐姐上学的费用。如果没有它，我们无论如何是读不完高中上不了大学的。

可是，在温棚里劳作的，只有母亲瘦小的身影。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住的屋子，只是母亲夜晚睡觉和白天吃饭的地方，除此之外，她的气息全留在温棚里和进城卖菜的路上了。在最初的日子，母亲是只管种不管卖的。村里家家种温棚蔬菜，村子也就成了菜贩子光顾的地方。他们一大早开着小型农用车或三轮摩托车进村，装上菜，又急急忙忙向县城开去。县城菜市场上，自然有零售摊贩在等着他们。后来母亲进了一趟城，母亲从城里回来，就不再把菜卖给前来购菜的菜贩子了。因为她打听到，城里零售摊贩卖出的价竟然高出菜贩子收购价的一倍还要多。母亲的心当时就凉了。后来母亲给我们说起这事，说她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为此母亲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就像黄瓜打驴，一下被掳去大半截。为了那“大半截”不被掳去，母亲决定自产自

销——亲自将菜拉到县城菜市场零售。

这样自然能多赚回一半以上的钱,可那要给母亲增加多大的劳动量啊!母亲初时牵出自家养的一头毛驴,让毛驴拉着菜车进县城。可没过多久,县城市场实行规范化管理,不许驴车进入,母亲只好自己拉车进城了。

在蔬菜上市的季节,母亲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先把我和姐姐的早饭做好,放在炉旁温着,单等闹钟将我们吵醒起来吃;母亲做好了饭便到温棚,顶着满天的星星逐一卷起蒲帘,然后借着晨曦透进温棚的微光采摘瓜菜,然后装上架子车。等我和姐姐吃罢饭走在上学的路上,母亲也已拉着车走在通往县城的路上了。母亲映着满天朝霞弓腰拉车,身影是那样瘦小,而装满蔬菜的车却显得高大无比。

有多少次,我们望着缓慢蠕动的车,仿佛觉得母亲是拉着一座山在蠕动。

劳累,无休止的劳累,母亲忍受着。

事实上,母亲还经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磨难。

父亲长年不归,村人的猜测就多了。有人说他早就死在了外头,不然的话,怎么连封信也不往家发呢?不发信打个电话也行,村里许多人家都装了电话,随便打到哪户人家告知一声,也就等于告知了家里;有人说他在外发了大财另建了家室,害怕家里人去找,所以向家人封锁消息;也有人说他看破红尘削发当了和尚,不定在哪个寺庙待着呢;还有人说他在外混不出个人样,羞于回家……

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母亲不外乎也是这几种猜想。母亲是用另一种方式把她的猜想表露出来的。有那么几次,我和姐姐正在埋头做作业,或者正忙着收拾屋子,沉默不语的母亲冷不丁会冒出一句话:你们说,你们的那个狠心的老子是不是死在外头啦?我们被吓得先是打个激灵,接着同时仰起脸,打量着有些愤怒的母亲。我们只是眨巴着眼不吭声。对于父亲,我们也有这种猜想。但我们不敢说。母亲见我们不吭声,于是责怪我们,你们倒是说话呀?你们咋不说话?你们是不是怕他真的死了你们从此没了老子?他要是真死了也好,他真死了我再给你们找个老子,找个比他强八百倍的好老子。有时候,母亲又会这样问我们,你们说,你们的老子是不是在外边当上大老板了?是不是又成家了?都说现在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你们的老子肯定是变坏了,他本来就不是个务正的人,这回是从根到梢都坏了,坏得没边了……

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提起父亲,话就多了,而且骂辞也多。可见,母

亲对父亲已愤恨到了极点。

父亲长期不归生死不明,村里有人就撺掇母亲再嫁。有人甚至替她把人都选好了。村人们说,谁找上母亲这样的女人都是福气。因为村人们都清楚:我们的母亲太能干了。对于再嫁,母亲开始是拒绝,而且态度十分坚决。母亲往往这样回复来人:我是个有男人的女人,咋能再嫁人?你们这是逼良为娼呀!后来,母亲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了。虽然她还说:我是个有男人的女人咋能再嫁人,但人家说,你有男人,男人在哪呢?她就不再吭声。我们远在外村的舅舅,也替母亲担忧、着急,也来劝说母亲再嫁,并且物色好了对象。舅舅说那个男人不但人品好,而且家境也不错,人家是远近闻名的养羊大户,家里上百只的羊放着,只是女人患癌症死了,丢下一个小女孩要人照顾,才急着要续一个女人。舅舅说人家也表态了,只要母亲乐意,她把娃们带到那边也行,人家把娃带到这边也行,一切随母亲的意。母亲答应舅舅先到那边看看再说。显然,母亲这回是动了心。当天,母亲就随舅舅去了。母亲在舅舅家待了三天才回来。我们见母亲倏忽间似乎年轻了许多,眉眼挂笑,眼眸放亮,连时常干裂的嘴唇也似乎红润了许多。晚上,当我们温习完功课欲睡时,母亲喊住了我们。母亲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与我们商量。我们从未见母亲这样庄重严肃过,眼里流露的全是慎重认真的神情。我和姐姐都被她的这种神情吓住了。我们敛声屏气端坐一旁,宁静得能听出自己的心跳。母亲说,我问你们几句话,你们必须立即回答我,而且回答的都是真心话,不许编谎,不许糊弄我。

母亲问我们,你们说,你们还思念不思念你们的那个远在天边的亲老子?

我说,我已经把他给忘了。

姐姐说,我也忘了。

母亲问,你们说他还能回来吗?

姐姐说,八成是回不来了。

我说,别指望他回来了,他要回来早就回来了。

母亲问,你们愿不愿意这家里另添一个男人?

我和姐姐先是一愣,接着便猜出了什么。我们沉默着,我们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对于我们,突然间接受一个陌生男人来家,自然是不习惯,自然是感到别扭,但我们考虑到了母亲,我们同情母亲,怜悯母亲。一个农家过日子,没个男人怎么行?万一母亲累倒了,我们还指望谁?

母亲见我们不吭声,催促我们说,不愿意就说不愿意,我不强迫你们。

姐姐抢先开口,道出两个字:愿意。

我跟着也说了愿意。

母亲说,那好,既然你们都愿意,我就让那个男人进家。不过,你们得做好准备,那个男人进家后,你们得管他叫爹。还有一个小女娃也要来,你们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不许有丁点的歧视。

母亲说完便熄灯睡觉了。

那一夜,我和姐姐都没睡安生。

我们企盼那男人来家,我们又害怕那男人来家。

此后,母亲又去了几趟舅舅家,舅舅也来我们家跟母亲商讨了几次,还带来了那男人的照片和小女孩的照片。从照片上看,那男人相善,老实巴交的样子;小女孩也长得漂亮,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不像她父亲,可能像她妈。听舅舅的口气,似乎一切都成了,连成亲过门的日子都订了。

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是母亲改变了主意。母亲改变主意是缘于看到电视播放的一个真实报道,说的是某省农村一个做了继父的男人竟然无数次地强奸年仅十六岁的继女,致使其怀孕生娃,事情败露后又残忍地将那年轻的母子杀害,并且把后娶的老婆砍成重伤。那个报道无疑给母亲太大的心灵震撼。母亲在一夜之间便改变了主意。母亲找到舅舅,态度坚决地说,我不嫁了,你快给人家说一声,免得给人家添麻烦。

舅舅不知原委,怪怨母亲,说得好好的你咋就变卦了?你让我怎么去向人家说?母亲说,你不去说我亲自去说。母亲说这事都怨她自己,怪她自己一时糊涂没有考虑周全。舅舅再劝,母亲便说,我嫁了人,哪天我那个在外混日子的男人突然跑回来,你说我的脸往哪搁?舅舅无奈,只是叹息。

家里没个男人,村里不要脸的男人就想讨母亲的便宜。

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一年我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由于学校离家远,我和姐姐一进中学就住进了学校集体宿舍,只有星期天才回家。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清晨,我起床刚洗漱完毕,母亲便出现在学校宿舍门前。母亲是踏着凌晨的夜雾赶了十五里路到学校来找我的。母亲说,石头,你去向老师请上半天假,然后骑车把你舅舅